

文化是台灣的根—被蘭陽舞蹈團再鳳凰城舞出的感動

賴亮成

我出生長大在蘭陽舞蹈團的發源地—台灣、宜蘭、羅東，但卻不曾欣賞過它的演出，但從小就知道，同儕女孩中非常會跳舞者皆習自蘭陽舞蹈團，也知道它的創辦人—羅東天主堂神父每年都會帶領她們到義大利羅馬天主堂教廷獻藝，當時的我(約 40 年前)非常羨慕這遙不可及的美事，高不可攀的待遇。

直到今夜(2007 年 2 月 18 日)，我才有幸第一次觀賞它的演出，就在這種不經意的相逢中，才讓我有了一份特別的感動，他們的曼妙舞姿伴著感人的樂聲，自始至終，緊扣著我的心弦，隨之舞動、起伏、翻攪，不能自己，想必是造化弄人，當年無緣與之相識於羅東，而今卻在鳳凰城與之相知相惜，這應該是一股道地的家鄉味在今夜佔滿了我的整個心頭。

台灣社會最近的亂象真是讓人感到心酸、無奈，其關鍵處就在於國家的認同點衷一是，倒不如聽我從看到“搶孤”舞碼的感動，聊聊故鄉的風土人情，或許可以與你分享愛鄉愛國的真感情。

真沒想到當曲終人散我還沉浸在舞運的甘甜中，我太太問我：「蘭陽舞蹈團的成員不是全是女的嗎？怎麼會有小男生在跳“搶孤”呢？」，我告訴她：「不，那全是女扮男裝的女舞者！」這真是令我感到驚奇，非但能將民俗活動創作成一齣舞碼，而且還能舞動的如此有力，這一刻真的能夠體會到蘭陽舞蹈團“享譽國際”這四個字的水準與威力，心中不自覺的也以身為宜蘭人而感到驕傲，原來這份驕傲是源自與故鄉榮辱與共的真性情，它在文化中自然地流露出，讓我感覺、享用、進而迫不及待的想與人分享家鄉的種種人、事、物。

還記得恢復“搶孤”活動後的第一年，這已是十五年前的往事，頭城鎮有位里長(也是船長)曾告訴我說：「今年出海捕魚，真是豐收，我那只有十門魚鉤的釣線，竟然釣上十一條魚，真是奇蹟，也讓我百思不解，我想那第十一條魚一定不甘心，自己跳上船來向我討餌吃！」，我覺得他實在太誇張了，好像在講笑話，可是從他真誠的眼神中，卻能體會出，他是在興奮的敘述活生生的文化小故事。

如果植物無根，必定無法成長，終至死亡，然而動物呢？尤其是自傲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他需具備嗎？那他的根在哪裡？答案肯定是在文化裡。

姑且不論台灣近四百年的歷史中，曾被荷蘭、西班牙、日本等異族的統治或殖民而被破壞了許多台灣文化，單單是國民黨移師統治台灣迄今，台灣文化幾乎被斬斫殆盡，有多少的知識份子不清楚自己住家方圓一公里、五公里、十公里內的地理與歷史，卻對大陸及世界的地理、歷史如數家珍，這是什麼道理？這豈是單單一個“騙”字足以形容統治者的卑鄙、殘酷與霸道，而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現在已向民主之道邁進，可視台灣的社會卻混亂不堪的病因所在，也是尋根之路，重建文化價值，締造國格必經的坎坷。

大約三十年前，宜蘭縣教育界有一群有心人秉持著對文化的信仰堅持與努力，開始著手“田野調查”，並對台灣文化前輩進行“口述歷史”的工作，他們擁有強烈保衛蘭陽文化的企圖心與危機感，深信不加舉步尋找故鄉的文化，明天必將在失望及後悔中追悼那些失而不復得的文化遺產，他們就這樣日以繼夜，一點一滴的搜尋累積，才有十五年前的“搶孤”活動在現於頭城。而那也是已經經歷了八年的陳定南縣長和四年的游錫縣長共十二年的主政宜蘭後，才有機會及能力來籌辦的，唯有如此，真正的用心於本土文化的耕耘，才能展現真正民主社會的成果，而讓每

個宜蘭人都於有榮焉，今夜蘭陽舞蹈團所舞出的“搶孤”是如此動人的在向我傾訴著蘭陽情，怎能叫我不動心呢？此時在聽著“叫著我，叫著我，我的故鄉不時在叫我...”這首歌時，怎能讓我不疼惜，不愛我的故鄉，我的台灣，兒為它的勇敢而打拚呢？